

一部唤醒勇气和梦想的奇幻之书

我的探险生涯

[瑞典] 斯文·赫定著 潘岳 雷格译

他两次只身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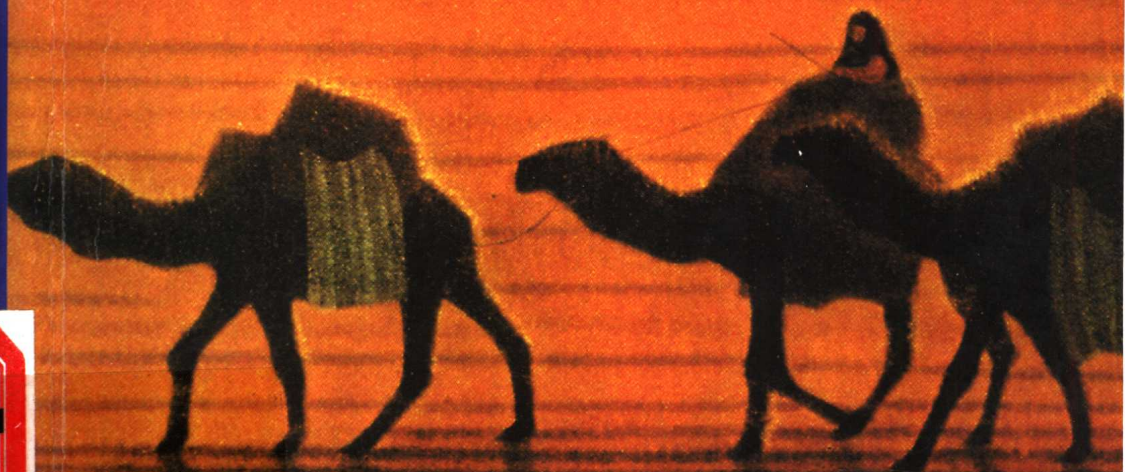
他首次发现丹丹乌里克古城、尼雅古城、楼兰古城

他勘定印度河源头

他解开“罗布泊”之谜

.....

他，世界探险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征服者



My Life as an Explorer

新经典文库

我的探险生涯

[瑞典]斯文·赫定/著
潘岳 雷格/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2·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探险生涯/[瑞典]赫定(Hedin,S.)著;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11

ISBN 7-5442-2230-6

I.我… II.①赫… ②潘… ③雷… III.探险-亚洲 IV.N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8977 号

WO DE TANXIAN SHENGYA

我的探险生涯

- 作 者 [瑞典]斯文·赫定
译 者 潘 岳 雷 格
责任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8.375
字 数 487 千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2230-6/N · 2
定 价 29.8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序

雷格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斯德哥尔摩寂寞辞世的时候，差不多已是一个完全被遗忘的人物，当年从亚洲腹地载誉荣归时的鲜花和掌声更是杳然不可寻——这都要归因于斯文·赫定在政治上的两次“豪赌”：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坚定地站在恩师、地理学大师李希霍芬的祖国一方，赌德国最终获胜（德国方面也投桃报李，以他的名字为柏林的一个广场和一条街命名）；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身被“附逆纳粹”恶名遭到盟国的孤立和唾弃，并且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

世事如烟。相隔半个世纪后重新审视赫定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的所谓失节更多地是一种盲目的、无伤大雅的书生意气，而凄凉的晚景则决不会对这位意志坚强到顽固地步的探险家有多大触动。其实，命运对斯文·赫定还是格外垂青的，发现丹丹乌里克古城、尼雅古城、楼兰古城，揭开罗布泊之谜，穿越西藏“尚未勘察”的空白地带，找到印度河源头，将外喜马拉雅山安置在地图上，这一系列壮举已经足以使他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最后一位科学巨人，而同时期中亚探险大舞台上的诸位过客，无论普尔热瓦斯基、迪特勒伊·德·兰还是扬赫斯本，都没有他这样的福分，即便是斯坦因这样的集大成者，也要仰仗他的恩泽才得以成就伟业。赫定的这些地理学上的伟大成就大都得于1885年他首次踏进亚洲的门槛到1907年离开西藏之间（20岁到42岁），也正是这本《我的探险生涯》所涵盖的时段，堪称他个人的“黄金时代”。

直到今天，一些中国学者一提起斯文·赫定就不免咬牙切齿，因为正是他开了西方文化强盗对我国的考古资源进行巧取豪夺，致使文物大量流失的先河。他的首要罪状就是在1901年发掘楼兰遗址后将所得的木牍、手稿和木雕等文物据为己有。平心而论，他的这一举动更多地反映了满清统治末期我国国力衰微、政局艰危、无力保护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的现实，而较少涉及斯文·赫定本人的品质问题，否则他也不至于先把文物千里迢迢运到北京的六国饭店进行展览，然后再运回欧洲拿给德国学者希姆利做研究。相比之下，倒是他1889年在波斯偷偷割取拜火教徒尸体的头颅、给斯德哥尔摩的头盖骨博物馆做展品的行为更让人觉得恶心。赫定也曾到过敦煌，但是对那里的藏经洞却缺乏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和橘瑞超们那样大的兴趣；单是这一事例就足以将他同其他“窃贼”区分开来，因为他之所以在亚洲腹地进行坚苦卓绝的探险，绝对不是以攫取文物为出发点的，而是纯粹醉心于地理学的新发现，渴望着征服未知的狂喜体验。关于这一点，他在《我的探险生涯》的开篇就交代得很清楚，诺登舍尔德这样的北极探险英雄才是他的榜样，他与亚洲大地的不解之缘也根本得自一个偶然的机

《我的探险生涯》中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描写予人印象最深：1895年春夏之交，斯文·赫定涉险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由于没有足够的饮水，旅行队几乎全军覆没，赫定本人也丢掉了大部分测量器材，仅以身免。后来斯坦因也企图沿赫定走过的路线穿越沙漠，同样遇到缺水的问题，他明智地选择了放弃。斯文·赫定在检讨自己的失败时，这样写道：

……在相似的情境里，我是绝对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我会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这可能意味着我和我的随从们的死亡。我可能会失去一切，像1895年一样。但是冒险、征服未知的领域、向不可能挑战，这一切都对我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

他以这一番夫子自道式的自白心迹，表达了他对地理探险这个行当的个性化理解，也阐明了他所信奉的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学，虽说不上高深，却很合志在四方的年轻人的胃口。应当说，斯文·赫定的成功决非偶然，与他的成就相匹配的是，他的气质和品格也同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伟大人物一脉相承，那就是敢于幻想并且敢于为幻想付出全部努力，因此有人称他为“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在我看来，这种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恰恰是《我的探险生涯》的价值和特色所在。本书原是赫定为美国的青少年所写的一本通俗读物，1925年问世后立即被译成了十几种文字畅销全球，赫定本人则成为一代新青年的偶像；李述礼先生所译中文本（《亚洲腹地旅行记》）自1934年初版后，在大陆和台湾就重印了数十次。

当然，斯文·赫定对自己同利文斯通、斯坦利和诺登舍尔德等杰出前辈并肩而立的伟大探险家的身份是非常自负的。他在本书中就多次不无得意地写到，当他率领探险队义无反顾地走进大漠深处，或是冒着暴风雨乘独木舟在湖上进行科学测量时，当地的土著居民如何对他那看似“疯狂”的“找死”举动大摇其头、唉声叹气。他每谈到自己的一项地理发现，总是不厌其烦地申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欧洲人”做到或意识到这一点。翻越外喜马拉雅山时，他甚至激动地给自己“加冕”：“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个涉足这一地区的白人，我感觉到难以形容的满足。我觉得我好像是自己的领地上的一位强有力的君主。”看得出来，他脑子里的欧洲本位、白人至上心态还是相当严重的，颇以将文明之光带到愚昧落后之地的征服者自居。然而就是这蛮荒、闭塞的茫茫大漠、雪域高原，终成为他魂牵梦绕的系心之所（20年间他曾四次进入中国境内——他的亚洲腹地探险的主战场），以至后来人们问他为何终生未婚时，他会深情地说：“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为什么？我想答案很简单：这块土地以及生息其上的人民“驯化”了这位“征服者”。

1890年，斯文·赫定在喀什噶尔初会探险家、英国军官扬赫斯本，引为至交。此后二人各奔前程，都去了西藏，命运却迥然不

同。扬赫斯本将永远以入侵者的形象留在西藏人民的记忆中，斯文·赫定却始终恪守了一个探险家的本分，当前往拉萨受到藏人阻拦时，他傲慢归傲慢，却也表现出了起码的正直、勇敢和通情达理。本书中下面一段话既谴责了扬赫斯本指挥的那次远征，又由衷赞赏藏人的坚定、从容和高贵，很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寇松勋爵派遣他的英印军队去了拉萨。他们用武力打开了通往圣城的南线，4000藏人被杀。那就叫做战争。然而西藏人民仅仅想过自己的安生日子，此外别无他求。康巴·邦波属下的藏人智取我的时候，他们也动用了强力，但是没有动武；他们贯彻了自己的意志，但是手上没有沾上一滴鲜血。恰恰相反，他们用最客气的态度来对待我。而我自己呢，也就以将冒险的旅行达到了极限而感到满足，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才退让。

在领嘎棍巴寺，斯文·赫定见到一个喇嘛教僧人的隐修洞穴，在封住洞口的石墙后面住着一位年轻的仁波切喇嘛，他自愿告别光明，在无尽的黑暗中思考和梦想着涅槃。这在精神生活至高无上的西藏大地上本是一件平常的事，却让坚定的赫定动摇了：

仁波切喇嘛不容抗拒地迷住了我。此后很久，我都会在夜里想起他；甚至今天，18年已经过去，我还经常纳闷他是否还活在他的洞穴里。即便我拥有权力和许可，我死也不愿解放他，让他走出来进入阳光之中。在这样的伟大意志和神性面前，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毫无价值的罪人和懦夫。

伟大的东方式的献身、东方式的坚忍不期然击溃了斯文·赫定的全部自信。我甚至能听见他那欧洲人的优越感在瞬间分崩离析的声音。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还是那位扬赫斯本上校，自西藏返回后便成了密宗的信徒。

斯文·赫定是一个天生的探险家，精力过人，同时还是一个才

具超卓的艺术家，他旅行途中所画的素描已经成了他所有著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文学才能尤其为人称道——他在把枯燥、艰险的旅行记录化成娓娓动人的文字方面似乎掌握了某种独门秘技，能够把书写得结构繁简适度、墨色浓淡相宜，而且长于传神。若是想在这本书中找最生动的描写，我向大家推荐赫定会见李鸿章那一段：李见赫定是个非常认真和自尊的人，便“不讲理”地拿他的探险事业和他的祖国随意戏谑和调侃，赫定被惹得奋起反击，但仍左支右绌，不得不暗自认输。也许赫定的本意是在书中“讨伐”李，但考虑到当时的现实，内忧外困、独撑危局的李中堂还有心情同一个外国科学家“逗闷子”，倒真让人见识到了李大人的一点襟怀。

《我的探险生涯》并没有完结斯文·赫定的亚洲之缘，1926年他以古稀之年再赴中国，率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了为期8年的科考活动：这一次，他同中国的学术界签定了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还领下了为复活“丝绸之路”选取路线的任务，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赫定在他的另一本通俗著作《丝绸之路》中写下对于这条新路的期望；说得太好，所以抄在后面：

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交通动脉……不仅会有助于中华帝国内部的贸易往来，还能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它将连接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在这因怀疑和妒嫉而使各国分离的时代，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

斯文·赫定在探险的征途上，每到一地都会留下自己的印记——测量，勘探，绘制精密准确的地图。他一生绘制的地图量之大令人吃惊，单是一部《南藏》，地图就占了三卷之多。也许赫定想的是，这样一来，他就不仅仅是中亚大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了。

在历史进入数字时代的今天，建立在实地踏勘、三角测量基础上的地图绘制工作已多半交给了航空摄影和卫星遥感技术，赫定曾经一步步地走过的隘口、急流和危崖仍然极少有人涉足。那么赫定所孜孜以求的名标青史数百年是否可能呢？难道他和这片辽阔的土地的亲和力仅仅存在于他那精彩得有些夸张的叙述中吗？搞不懂。我所知道的是，曾经映现过斯文·赫定倔强身影的罗布泊，半个世纪后收去了彭加木，又收去了余纯顺。最近从互联网上获知，成都一位丽人正在筹备徒步考察罗布泊，在网上征集同行者，应者甚众。

本书的翻译承许多友人大力帮助，特别是沈昌文先生和赵丽雅女士，专门为我们复印了《西域地名索引》，在此深表感谢。

2001年7月13日，北京中奥成功之时，百感交集

目录

My Life as an Explorer

我的探险生涯

-
- 1 译序
-
- 1 第一章 缘起
-
- 12 第二章 翻越厄尔布尔士山脉到德黑兰
-
- 19 第三章 骑马穿行波斯
-
- 28 第四章 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巴格达
-
- 35 第五章 骑马穿过波斯西部的一次冒险
-
- 45 第六章 君士坦丁堡
-
- 52 第七章 出使波斯
-
- 59 第八章 墓地
-
- 64 第九章 登上达马万德山之巅
-
- 72 第十章 穿过“太阳地”呼罗珊
-
- 81 第十一章 “殉教者之城”马什哈德
-
- 83 第十二章 布哈拉和撒马尔罕
-
- 94 第十三章 深入亚细亚腹地
-

-
- 101 第十四章 觐见布哈拉的埃米尔
-
- 110 第十五章 驱车两千英里
——冬日驰行“世界屋脊”
-
- 122 第十六章 同吉尔吉斯人在一起
-
- 131 第十七章 同“冰山之父”搏斗
-
- 142 第十八章 我走近沙漠
-
- 150 第十九章 沙海
-
- 158 第二十章 旅行队遇难
-
- 168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日子
-
- 177 第二十二章 鲁宾逊·克鲁索
-
- 187 第二十三章 二游帕米尔
-
- 193 第二十四章 我在沙漠中发现了两千年的古城
-
- 200 第二十五章 野骆驼的天堂
-
- 207 第二十六章 一千二百英里大撤退
-
- 216 第二十七章 亚细亚腹地的侦探故事
-
- 223 第二十八章 我初次进入西藏
-
- 231 第二十九章 野驴、野牦牛和蒙古人
-
- 240 第三十章 在唐古特强盗的地面上
-

-
- 248 第三十一章 到北京去
-
- 259 第三十二章 回到沙漠!
-
- 268 第三十三章 我们在亚洲腹地最大河流上的生活
-
- 279 第三十四章 与冰搏斗
-
- 287 第三十五章 穿越大沙漠的危险旅行
-
- 296 第三十六章 我们在罗布沙漠发现了一座古城
-
- 307 第三十七章 我们在塔里木河支流上的
最后几个星期
-
- 314 第三十八章 东藏地区历险记
-
- 325 第三十九章 死亡大撤退
-
- 334 第四十章 无水穿越戈壁滩
-
- 342 第四十一章 楼兰, 沉睡的城市
-
- 349 第四十二章 回到西藏高原
-
- 361 第四十三章 化装成朝圣者到拉萨去
-
- 372 第四十四章 藏人的囚徒
-
- 382 第四十五章 遭到武力阻挠
-
- 391 第四十六章 穿过西藏到达印度, 再回到西藏
-
- 399 第四十七章 对抗英印政府
-

- 409 第四十八章 风暴中行舟
-
- 422 第四十九章 与死为伴穿越藏北
-
- 434 第五十章 穿过大片空白地带——“未经勘察”
-
- 443 第五十一章 圣河上的朝圣之旅
-
- 449 第五十二章 同扎西喇嘛一道庆贺新年
-
- 458 第五十三章 我们在札什伦布寺和日喀则的经历
-
- 467 第五十四章 奇异的寺庙——幽闭的和尚
-
- 480 第五十五章 新的外喜马拉雅山山口
——穆罕默德·依萨最后的旅行
-
- 487 第五十六章 发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
-
- 494 第五十七章 “圣湖”玛纳萨罗瓦尔
-
- 501 第五十八章 “鬼湖”拉喀斯塔尔
-
- 505 第五十九章 从神山到印度河的源头
-
- 514 第六十章 藏北危难的冬日
-
- 523 第六十一章 我成了一名牧羊人
-
- 534 第六十二章 再次成为藏人的俘虏
-
- 549 第六十三章 穿越未知地带的新旅程
-
- 558 第六十四章 到印度去
-
- 566 第六十五章 近况
-

第一章 缘 起

一个孩子在他的童年时代就找到了自己未来一生工作的方向，真是件幸福的事。那恰恰是我的好运气。早在十二岁的年龄，我的目标就已完全明确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是芬尼莫尔·库珀^①和儒勒·凡尔纳^②，利文斯通^③和斯坦利^④，富兰克林^⑤、派尔^⑥和诺登舍尔德^⑦，特别是北极探险中那一长串的英雄烈士。当时诺登舍尔德正在前往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sbergen)、新地岛(Nova Zembla)和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口进行勇敢的探险旅行。当他走完“东北航路”^⑧，回到我的家乡城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时候，我刚满十五岁。

① 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美国作家，以边疆冒险小说和海上冒险小说创作名世。

② 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作家，科幻小说的鼻祖。

③ 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英国传教士、探险家。

④ 斯坦利(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英国探险家。

⑤ 富兰克林(Sir John Franklin, 1786~1847)，英国海军少将和探险家。

⑥ 派尔(Julius Payer)，德国北极探险家。

⑦ 诺登舍尔德(Adolf Erik Nordenskiöld, 1832~1901)，芬兰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

⑧ “东北航路”(Northeast Passage)，沿欧亚大陆北岸、主要为西伯利亚(Siberia)岸外的一条海上航路。

1878年6月，诺登舍尔德乘坐帕兰德(Palander)船长指挥的“织女”号(Vega)船离开了瑞典。他沿着欧亚大陆的北岸航行，直到船在西伯利亚的北冰洋岸最东端冻结在了冰层中。他们在那里被困整整十个月。在家乡，人们无比焦急地关注着探险家和他的科考队员及水手们的命运。第一次救援探险队的行动是由美国发起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①——此公以命令斯坦利“找到利文斯通!”而闻名——派遣德朗^②船长指挥美国船只“吉内特”号(Jeanette)于1879年7月出发寻找北极，完成“东北航路”，并且试图解救瑞典探险队。

可怕的灭顶之灾在等着美国人。“吉内特”号在冰海中失事，大部分成员罹难。不过，“织女”号身上的冰箍松动了，它借助自己的蒸汽机的力量驶过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进入太平洋。“东北航路”终于不折一兵一卒打通了。第一封海外电报从横滨(Yokohama)发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在斯德哥尔摩掀起的热潮。

沿着亚洲和欧洲南岸归国的航程是一次无与伦比的凯旋之旅。“织女”号于1880年4月24日驶入斯德哥尔摩港。全城灯火通明。临近海滨的建筑物被数不清的灯盏和火把照亮了。在王宫里，一颗织女星散射出明晃晃的煤气光焰。就在这光海之中，那条声名远播的船滑入了港口。

我和父母、姐妹及一个兄弟一起站在南岸的高地上欣赏全城的美景。我完全沉浸在巨大无比的激动之中。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一天，是它决定了我将从事的职业。热烈的欢呼在码头、街道、窗户和屋顶像雷鸣一般轰响。于是我想：“我也要像这样荣归故里。”

从那一刻开始，我拼命钻研有关北极探险的一切。我苦读描写北极奋斗的各种新旧书籍，为每一次探险画出地图。在我们北方的冬季，我跑到雪地里滚来滚去，敞开窗户睡觉，这样来锻炼身体。

① 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e, 1795~1872)，美国著名编辑。

② 德朗(George Washington De Long, 1844~1881)，美国探险家。

一旦我长大成人，作好了准备，一位仁慈的梅塞纳斯^①出现，把一袋金子扔到我脚旁，说：“去寻找北极吧！”我就要毅然决然地装备好我自己的船只，带上人员、犬狗和雪橇，穿过黑夜，穿过冰原，直奔那只有南风劲吹的极点。

但是我命中注定与此无缘。1885年春，就在我中学毕业离校前不久的一天，校长问我是否愿意去里海(Caspian Sea)边的巴库(Baku)给一个低年级男孩做半年家庭教师，这男孩的父亲是位受雇于诺贝尔兄弟^②的总工程师。我没怎么花时间考虑就答应了。我的带着钱袋的梅塞纳斯，也许还要等上很久才会来呢。但眼下就明摆着一个前往亚细亚的门口作长途旅行的好机会，决不可轻易放过。就这样，命运引导我走上了去亚洲的大道。许多年过去，我年少时的北极梦也逐渐消散了。在我一生中余下的岁月里，我都将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发散出的魔力所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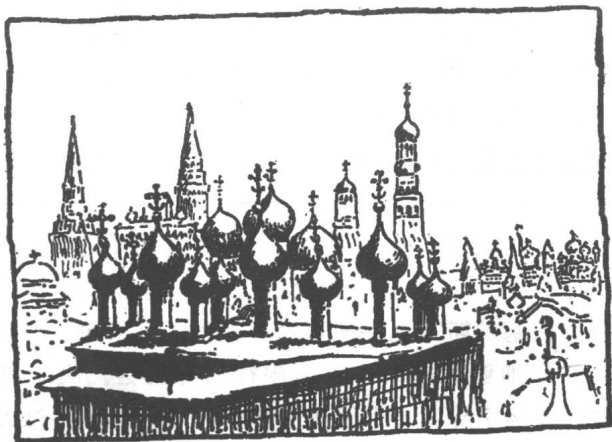
1885年的春天和夏天，我焦急不安地等着出发的那一刻，直等得心力交瘁。我仿佛已经听见里海中浪涛的咆哮声和商队驼铃的丁当声。用不了多久，整个东方就会将自己的魅力在我面前展开。我觉得我好像掌握了打开那神奇和冒险的领地的钥匙。一个动物展览班子刚刚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帐篷，动物中有一峰来自土耳其斯坦^③的骆驼。我把这峰骆驼看做一个来自远方的同胞，一次又一次地去看它。不久我就有机会去问候它在亚洲的亲属们了。

我的父母亲、姐妹和兄弟们都很不放心让我去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但我不是孤身一个人上路。不光是我的学生，学生的妈妈和弟弟也一道走。动情地跟家人依依惜别后，我们登上了一艘轮船，它带我们穿过了波罗的海(Baltic)和芬兰湾(Gulf of Finland)。从喀

① 梅塞纳斯(Gaius Maecenas, 约公元前70~前8)，古罗马(Rome)著名的文学艺术赞助人，曾保护维吉尔和赫拉斯。

② 诺贝尔兄弟，指路德维希·诺贝尔(Ludwig Nobel)和罗伯特·诺贝尔(Robert Nobel)。

③ 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在西方沿用的对里海以东广大中亚地区的称呼。



莫斯科(Moscow)

朗施塔得(Kronstadt)我们可以看见圣以撒教堂璀璨夺目的圆顶像太阳一样闪耀着光芒；几个小时后我们就在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涅瓦河码头(Neva Quay)靠岸了。

我们没时间耽搁。在沙皇的都城待了几个小时后，我们便乘特快列车出发了，总共需要四天的行程，要经停莫斯科，穿过俄国的欧洲部分，直达高加索(Caucasus)。一望无际的平原飞速掠过。我们疾驰着穿过稀疏的松树林，穿过丰饶的田地，在那里金秋成熟的谷穗正迎风招展。从莫斯科往南，我们就一直飞驰在贯穿南俄罗斯起伏不定的草原地带的亮闪闪的铁轨上。我贪婪地将这一切景色尽收眼底，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许多白色的小教堂将它们那洋葱状的绿色圆顶耸立在可爱的村庄上面。身着红色罩衫和沉甸甸的靴子的农夫在田里劳作，用四轮马车运送着干草和可食用的根菜。在糟糕的、未排净积水的路上，当时可是不敢梦想有美式汽车行驶的，只有一辆辆三驾马拉着的运货马车和四轮马车飞驰而过，铃声丁当作响。